



52
27

听老工人讲童年

TING LAO GONGREN JIANG TONGNIAN

听老工人讲童年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听老工人讲童年

本社编

刘跃真装帧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30×1035 1/32 印张3.5 字数48,000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统一书号: R 10171·314 定价: 0.19元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内 容 介 绍

这本书收集了七篇文章，都是老工人讲他们的童年时期在旧社会的遭遇。旧社会里，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剥削阶级的手里，而他们却过着饥寒交迫的剥削生活。这些老工人当初都是从小小的年纪开始，就为了生活到处奔波，有的在纺织厂、缫丝厂当童工，遭受资本家、工头的种种迫害和折磨；有的帮爸爸推粪车，风里来雨里去，受尽粪霸头、地痞流氓、伪警察的欺压和剥削；有的走上码头当“小野鸡工”，在包工头的皮鞭棍棒下搬运货物，压得身上磨去一层皮；有的进煤球厂当童工，在高高的煤山下，更是压断了筋骨累弯了腰；还有……

人人都有童年。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新中国少年儿童健康地成长，生活欢乐又幸福。但解放前的少年儿童是怎样生活的呢？文章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旧社会的童工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痛苦，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顽强斗志和反抗精神。看了他们童年的血泪生活，可以使我们受到一些阶级教育，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从而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同时，通过新旧社会对比，还会使我们更加热爱新社会，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目 录

仇恨满腔忆童年·····	(1)
上旧码头做工的第一天·····	(19)
走在我过去被关押过的地方·····	(33)
流浪四方 受尽苦难·····	(47)
我跟爸爸推粪车·····	(63)
踏进纱厂第一“关”·····	(77)
“打盆”童工的回忆·····	(90)

仇恨满腔忆童年

我是上海第二煤球厂的工人。这个厂解放前叫义泰兴煤球厂，我十四岁开始在这里做工，受尽资本家的剥削。每当我回忆起往事，几十年的遭遇就象放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红小兵们，现在你们要我谈谈我童年的苦难生活，满肚子的话一时叫我从何讲起呢？啊，对了！你们看，这前面不是有一排杨树吗？它已吐出了嫩绿的新叶，在阳光的沐浴下，晨风吹拂着它的枝叶，好象在歌唱、在舞蹈，给绿化地带增添了不少的生气。

可你们是否会想到柳树的叶子还可以吃呢？我小的时候，家里没吃的，就是摘柳树叶子来充饥的。但是在旧社会，吃柳树的叶子也不容易呀！我的哥哥就因为摘柳树叶子惹出了一场大祸来，我就从这里讲起。

(一)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连年的灾荒，使我的家乡山东单县一片萧条。那时我们家穷得没有吃，没有穿，连房子也没有，住的一间破草房还是租地主家的。我爹娘起早摸黑为地主做工，不但不能养活我们兄弟几个人，还不够交纳这间破草房的租呢！

地主为了要我家祖祖辈辈为他做牛马，便以交不起租为名，硬要我大哥到他家干活顶租，说什么如果不去的话，就要弄得我们家破人亡。狠心的地主想要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啊！

我们不能再去当牛马了。当下爹决定带大哥到上海，找做工的舅舅设法找个工作，由娘带着我们四个兄弟暂时到姥姥家，等他闯出一条路以后再来接我们。

我们全家在一个除夕的夜晚，悄悄地离开了祖祖辈辈扎根的地方，指望能找到一条生路。谁知道，大家一分手，种种的灾难都压在我们一家人的头上。从此，我们一家就永远不能团聚了。

姥姥家里除了一张破桌，几块烂板，就是一只缺

了口的破锅。我们在那里就一面出去要饭或挑点野菜充饥糊口，一面等着爹的消息。

初春的一天，我跟三哥去要饭，跑了很多路还是空着篮子，心里饿得难受。走到村东头，看见几棵柳树长出了嫩叶，我们心想，这叶子也许能吃吧。三哥爬上树摘了许多叶子回家，我们把叶子拌上糠熬了吃。唉，这味道虽有些酸涩，还怪清香的，反正有东西下肚，妈妈高兴，小弟弟也不会尽哭。以后，我们就天天去摘柳树叶子当饭吃。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天三哥正爬在一棵树上摘着剩下不多的叶子，猛听得一声嗥叫：“穷小子，竟敢爬到老爷的树上来摘叶子，快给我滚下来！”三哥一惊，低头一看，原来是本村的地主狗腿子歪着脑袋在骂人，就顶了一句说：“这树是野的，为啥不能摘。”那狗腿子一听眼睛瞪得老大，说：“你这个野小子，瞎了眼啦，方圆几十里，哪一寸土，哪一棵草不是老爷的？简直无法无天，叫你尝尝老子的厉害。”说着，放出恶狗，三哥一急，从树上纵身跳下来，恶狗一头扑去，三哥跌倒在地。我冲过去扶起哥哥，举起木棍打狗，柳叶撒了一地。娘闻讯赶到，见三哥遍体鳞伤的摔倒在地，哇哇直哭，气得冲着狗腿子就骂：“你



们这号财主莫太欺人了。”狗腿子见我娘敢这样顶他，捡起一根树棍子朝我娘身上打去。娘跌倒在地，挣扎着要冲上去评理，这时乡亲们忙拉住我娘，说：“这世道穷人到哪里去评理？”娘又气又恨，当场口吐鲜血，从此种下了病根。

事情发生后，娘悲愤过度，经常吐血，三哥也躺着不能起身，饥饿、疾病又无情的夺去了二哥的生命。生活更加艰难了，娘不忍心眼看着孩子一个个饿死，最后忍痛把弟弟送了人。三哥跌伤脚刚能挣扎着走动，就跟着别人到他乡谋生了，以后一直杳无音讯。家里只剩下我和娘、姥姥三人。

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天天等爹的消息，想不到等到的却是爹和大哥相继死去的噩耗。原来爹和大哥在砖瓦厂干活，一天要搬运万把斤的泥料，受不了繁重劳动的摧残，积劳成疾，先后在上海去世了。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成了泡影，娘哭得死去活来，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嘴里涌出。一连串的打击使娘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变得脸色惨白、眼窝深陷，经常昏迷不醒，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娘死了，一家人只剩下我和姥姥，一连串的不幸遭遇，使我恨透了吃人的旧社会，在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一道道的仇恨。

在家乡迟早要饿死，还不如去闯一条活路。这时听一个从上海回来探亲的同乡说，上海有一家叫义泰兴的煤球厂正在招工，姥姥就托他带我到上海谋生。在我十四岁那年，我怀着深仇大恨离别家乡，踏上了另一条艰难的生活道路。

(二)

离了狼窝又入虎穴。到了上海，我的同乡把我带到义泰兴煤球厂。厂里有一个瘦猴般的家伙听了我的来历，象看货色一样，斜着三角眼上下打量我，

阴阳怪气地说：“义泰兴的饭可不是白吃的，能吃得下吗？”“这孩子在乡下担水割草什么都干。”我的同乡在一旁为我说话。我感到很气愤，这个家伙出口就侮辱人。这时只见他眉头一皱，捋捋几根稀疏的胡子说：“我正要招一批童工，那就留着，好好地干，一天三顿管你吃饱。‘义泰兴’是讲义气的，只要干得好，成家立业不成问题。”说着叫我在一张“关书”上按了手印，随即叫一个帐房先生丢给我一顶有号码的帽子说：“记住你的工号是‘303’，从今天起，你就去加煤。”说完就叫工头带我去干活。我从此开始在这个煤窝里当小奴隶。

我跟着工头出了屋子向车间走去，前面传来一阵低沉而缓慢的“噯唷，噯唷”的号子声，朝里望去，看见一座足有三层楼高的煤山堆在苏州河的岸边，不少衣服破烂、满身乌黑的工人在几块搭成“之”字形的跳板上鱼贯而行，把一筐筐的煤从苏州河的驳船上扛到煤山顶上。沉重的煤筐把杠棒压成弓形，虽是数九寒冬，他们头上却冒着热气，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走进车间，只见灰尘飞扬，电线横七竖八的，一部机器发出轰轰的怪叫，挺怕人的。来到车间尽头仓库的磅秤前，工头推了我一下说：“喂，你就

在这儿加煤球过磅，不准多加，多加要你的命！”我学着旁边老工人的样，蹲着身子用手把煤球扒到畚箕里，然后捧起一畚箕三四十斤重的煤球，踮起双脚倒进齐胸高的搁在磅秤上的箩筐里。蹲下去又站起来，站起来又蹲下去，连换一口气的空隙也没有。没多久我的腿肚子就开始颤抖，腰酸疼得直不起来，手指上的皮被煤球磨破了，煤屑和流出的血粘在一起，痛得我额上不断地沁出冷汗，但仍得硬着头皮继续干。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开饭时间。饭领到手我不禁一怔，一股令人恶心的怪味直冲鼻子。那是些什么东西呀，尽是烂山芋、霉米和六谷粉煮的黑糊糊，上面还蒙着一层煤灰。工人们三三两两的坐着边吃边嘀咕，我肚子饿得发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三口两



口的把一碗酸溜溜的东西吃下去。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来装煤球的车子也渐渐地少了。我累得没有一点力气，就一屁股坐在煤球堆旁边。谁知道刚坐下一会儿，就听到“喀嚓”“喀嚓”的皮鞋声。“老板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我猛地跳起来，心里很奇怪，怎么老板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我刚坐下休息的时候就窜进了车间呢？还没等我拿起畚箕，头上已被棍棒“啪！啪！”地狠击了几下，顿时，我只觉得一阵眼花，耳朵嗡嗡作响，接着一只毛茸茸的手抓住我胸前的衣服向上一拎，衣服“嘶”地被扯破了一条，又猛地把向我向后推，我跌倒在煤球堆上，抬头一看，他就是早晨见到的那个瘦猴子。他横眉竖目，从牙缝里挤出一个个字来：“好啊！第一天上工就学会偷懒了，不想干就滚！”说完，哼了一声，扬长而去。我两眼狠狠地盯着瘦猴子的背影，说不出一句话来。一个老工人上前扶起我说：“小贾啊，在这里干活可要当心贼眼！”我有些不解，他接着说：“那人叫尤春欣，是厂里的经理，绰号叫‘尤猴子’，是个阴险毒辣的坏蛋，在他工务所门上装着一只单筒望远镜，不用出门，他就能监视整个车间工人的劳动。”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坐下一会儿就被他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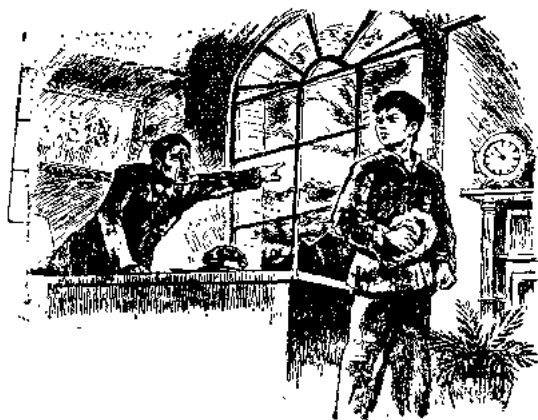
了。老板为了榨取工人的血汗，真是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使得出！我恨得把牙齿咬得“格格”响，顺手抓起两只煤球，一使劲把它捏得粉碎。

一天工作下来，我累得连东西也不想吃。人人一身污黑，象从染缸里爬出来一样。只见工人们挤在两个水龙头旁边擦身，冷得打哆嗦；有的工人拎着一铅桶冷水，从火炉里拿出一块烧红的铁往桶里一浸，等水灼热了，就擦擦身子；我只用冷水抹了抹脸，把出血的手指小心地洗了洗，重新包扎起来，就跟着工人老师傅一起来到睡觉的地方。跑到那儿一看，这那象睡觉的地方，这不是炉灶旁的一条走廊吗？寒冬腊月，滴水成冰，走廊四面通风，冻得受不住，许多工人都爬上一米多宽、五十五米长的炉灶顶上，用一张草包垫底睡觉。我也跟着人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带着满身的煤灰爬上炉顶，席地而睡。我浑身酸疼，一动也不能动，头上刚才被挨打的地方肿起了鸡蛋大的疙瘩，耳朵嗡嗡作响。小煤炭“乌龟”的命运落到了我的身上，今后我就要过这种生活了。煤窝里的日子真难熬呀，我真想离开这个黑魔窟，可是义泰兴煤球厂这条路很艰难，但去山东老家的路又何尝好走一些呢？我这个没爹没娘的孤儿跑出

去就只有四处漂流。为了盼到天亮，我只有强抑住心头的怒火挨下去。

我在煤球厂连续干了将近三年，身上的伤痕、鞭痕从来没有消失过。

一天工头对我说：“老板叫你去一次。”我惴惴不安的走进大楼，尤猴子见我进来，他眯着眼睛，又象我刚进厂时那样，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假惺惺地开了口：“你来了快三年了吧！嗯，人也长高了。”不等我思索这话的味道，就又接着说：“是这么回事，”尤猴子突然板起脸孔，吊起三角眼冲着我：“你明天就开始扛煤去！”“扛煤”，这是厂里成年人做



的最重的活啊，顿时，我耳边响起“嗷唷，嗷唷”的号子声，眼前浮现着工人老师傅被沉重的煤筐压得弓着腰在跳板上摇摇晃晃的身影……“尤老板，我还是童工，这二三百斤的煤我扛不动。”尤猴子见我不愿干，三角眼里射出了凶光：“不想干？可以，你今天就给我滚，义泰兴不是慈善庙，供不起菩萨。”说完，把手一挥，就把我赶了出来。

第二天，我拖了根杠棒向煤山走去，一个老工人见我也来扛煤，跑过来用粗硬的大手抚着我的头，说：“孩子，这可是力气活，得慢慢来。忍着点，小心工头打啊。”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付童工的工钱，做成人的活，这是他们的老花样。尤猴子真是豺狼的心肠呀！”

煤山高高的堆着，几个满脸煤黑的工人正在把煤锹进箩筐，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位老工人也在锹煤，他向我打招呼：“来，到我这儿来装煤。”后来我知道他叫老金头，是个独身的老人。老金头总是趁工头不注意时给我装得浅浅的，对我非常爱护，怕压坏了我。和我在一起扛煤的那位老工人也总是把箩筐的绳子向自己一边挪，尽量减轻我的负担。尽管这样，我还是两腿发抖，腰也直不起来，走路摇摇晃晃、跌